

鶴佬語語源學概論

序言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和一般對台語語源學有興趣的學者討論一些研究台語正字和語源的基本觀念和方法論的問題。這個問題本來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談得完的，我在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第五章「聲調研究在語源學上的運用例」中已有部份論述，完整的論文，我正準備寫一本「台灣鶴佬語聲韻與語源研究」。這裡因為篇幅所限，我只採取概論性和介紹性的方式為文，希望藉這篇拙文，拋磚引玉，引出更精闢的見解，對於我正在準備的論文賜予指教。

這篇文章對古典派和切韻派的語源學前輩有簡單的評介，所有批評純粹是站在方法論的觀點上立論，並不是否定他們在語源學上的貢獻。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所有進步都是在前人既有的成就上一步步地向前進，不可能一蹴可及的，我希望學界能夠在方法論上多討論，如果能

夠取得共識，那麼在各別的考證上才可以避免更多爭論。

一、台語有沒有字？

問起這個問題，先要明白所謂「台語」指的是台灣的那種語言？所謂「字」又是指什麼文字？台灣的語言至少有三個系統。最重要的當然是台灣鶴佬語，亦即俗稱的閩南語，或台灣話，一般所謂「台語」多半狹義地指此。其次是客家話，再其次是南島語系的所謂「山地話」。本論文所謂台語狹義地指閩南語。

以上的三種語言都發明有羅馬字、日本假名、注音符號三種形式的記音方式。無論是那一種拼音字都可以用來記述其語言，如果所謂「文字」是指語言的記述工具，那麼這些拼音字便是台語的「文字」。

再進一步說，即使台語沒有現成的記述工具，亦即沒有「文字」。在近代語言學這麼發達的情況下，要發明一種能夠記述台語的拼音字，無論是採用羅馬字、日本假名、注音符號或朝鮮諺文加以改造，甚至新創文字，都是輕而易舉的事。

不過我們平常所指的「文字」都是狹義地指「漢字」而言。當我們問起「台語有沒有字」，意思無非是問：台語詞素有沒有相當的「漢字」。

這個問題，對於老一輩的台灣人，特別是對漢字有研究的「漢學仔先生」而言，可能意會成

「漢字有沒有辦法用台語來發音」。「漢學仔先生」教的正是漢字的台語發音，怎麼說「台語沒有字」？

另外一個極端的認識，是那些沒有受過台語漢字教育的人，尤其是光復以後出生的一代，有一部份人以爲所謂「國字」（漢字）是「國語」（普通話）的專利品，而台語既不是「國語」，當然台語沒有「字」。

後者是一種極膚淺的想法，不過這種觀念的造成，和學校給予學童的語文教育有關。學校一再教育學生，漢字叫做「國字」，普通話叫做「國語」。而所謂「國字」就是「國語」的文字，並不是所有漢語方言的、甚至是漢文化圈，包括韓國、日本、越南的共通文字；又所謂「國語」是「標準語」的意思，並不包括所有中國各地的語言或方言。在這種教育下，當然學童只知道「國語」（標準語）有「國字」（漢字），而不知道其他的語言或方言也有漢字了。

這些學童長大以後，如果沒有再進一步接受正確的語文教育，他們的認識便會限定在這樣偏狹而荒謬的境界中，而認爲「台語」（客家話與閩南語）沒有「字」（漢字）。

至於前者，雖不能說完全錯，但是當知道，「台語有沒有字」和「漢字有沒有台語發音」是兩回事。

「漢字」的確有台語發音。不過，這是台語中的「讀音系統」。這一套發音系統可以說是先有「漢字」才有「讀音」，亦即先有「文字」才有「語言」，而不是先有「語言」才有文字。

傳統教書先生眼中的「台語」是這一套可以用「漢字」來寫「文章」（主要是文言文）的讀音系統。這套讀音系統當然也是台語的一部份，但如果把它尊嚴化，巨大化，認為它是台語的全部，那是另一種極端，這種極端會引出另一個極端的結論，那就是台語的「土音」（語音系統）沒有「字」（漢字）。我們的結論是台語多半有相當的漢字，但不是每一個詞素都有。

二、讀音與語音

台語讀音

傳統教書先生每當被問起：「這個字怎麼讀」時，往往答的是讀音。所謂「讀音」即讀古書時的正確讀法，至於「語音」，亦即口語中的讀法，他們並不一定認為就是真正的讀法，而說是「解說」（kai²sueh⁴）。

比如下列諸字：

	讀音	解說
1. 白	pek ⁸	peh ⁸
2. 面	bian ⁷	bin ⁷
3. 書	si ¹ / su ¹	tsu ¹
4. 生	sing ¹	seN ¹ / siN ¹
5. 不	put ⁴	m ⁷

6. 要	iau ³	beh ⁴ / ai ³
7. 返	hoan ²	tng ²

上面七字中，1、4字，即「白面書生」四字可以認為「解說」就是「語音」，但5、7字，即「不要返」三字的「解說」，不能認為就是「語音」，只能算是「義借字」或稱為「訓用字」。這是因為一般所謂的「語音」，指的是「漢字」口語中的讀法，這種語音不但意義上和「讀音」相同或相近，在聲韻上也應該有對當的關係。

「白、面、書、生」四字的「讀音」和「解說」在聲韻上有相當的語音關係，但「不要返」的「讀音」和「解說」完全沒有聲韻上的關係。

本文所謂的「讀音」指的是「漢學仔先生」讀古文時所使用的讀法。這種讀法在口語中也大量引用，多半使用於文化語言、外來語、新語。比如「開始」就只能讀作 *khai¹si²*，而不能讀作 *khui¹si²*；「開花」讀書或吟詩應該讀成 *khai¹hua¹*，但口語中就只能讀成 *khui¹hue¹*。

「開」字為什麼讀書時一定要讀成 *khai¹* 呢？也就是說讀古文時為什麼只能用讀音而不能用語音呢？這可以說是習慣，但也有它的歷史原因。

現在的語言學界一般認為閩南語中的文讀音和白話音是兩個語言層。比如楊秀芳在其博士論文「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敘論中便說：

「所謂『文讀系統』是一種移借的系統，是一種優勢方言進入另一方言之後所造成的。在本質上，它是一種移借的系統。原來的白話系統與借入的文讀系統差距越大，二者的異讀便愈多。」

(頁三)

這種說法大抵上是不錯的。至少在解釋閩南語文讀音與白話音幾乎可以成為兩種系統的現象是非常方便的。

從漢語周邊語言的研究，也確實發現類似閩南語文讀音系統的音系侵入越南語、日語、韓語，而形成其語言的一個較年輕的語言層的現象。

再觀察現在台灣一般年輕人在說台語的時候總是夾雜著許多「國語」詞彙，尤其在表達生活上不常用的抽象概念時，更是非夾雜「國語」不能說話。現代台語，其實是國語與台語兩個語言層的混合，兩者的關係，正和讀音與語音的兩者交雜使用於口語中的情形一樣。現代台語人讀書用「國語」，就和過去讀書人讀書用「讀音」的情形完全一樣。

這種情形，我想是很自然產生的。不只是現代如此，自古以來便如此了。論語述而篇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所謂「雅言」，一般解釋為「正聲」，其實就是當時的官話。荀子王制：「王者之制……聲，則非『雅聲』者舉廢。……」，又云：「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可見所謂雅言、雅聲，正相當於後世所謂「官話」，或是台語所謂的「正音」，或是現代的所謂「國語」、「普通話」。

所謂「雅言」或「雅聲」、「官話」、「正音」或「國語」代表每一個時代的優勢語言。這種優勢語言隨著漢文化的傳播，積年累月地侵蝕其周邊語言，使得周邊語言逐漸喪失其語言的特性，而同化於中原文化的中原官話。由於中原官話一波一波地影響其周邊語言，致使周邊語言產生一層一層的語言層。就好比地質層一樣，每一層地層記錄著地質變動對這個地區的影響。

從漢文化圈的語言來看，越是邊緣地帶的語言受到中原官話的影響越淺，越語、日語、韓語乃至泰語，雖然大量的吸收漢語辭彙，但其基本辭彙及語法仍然保存原有的特色。至於中國境內的語言，幾乎都被前述的所謂「雅聲」等官話所同化，而變成所謂「漢語」的支派。

閩語，尤其是閩南語，是所有漢語方言中最特殊的例子。從高本漢以下，一般研究閩南語的學者都一致的認為，所有中國境內的漢語方言大致上可以用切韻系韻書來加以涵蓋。也就是說，漢語方言雖然分歧，卻可以從切韻系韻書所記載的音系來解釋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而閩南語卻不能。所以羅常培和董同龢才會說出「閩南語超越切韻系統」那樣的話來。

文白異讀是早為閩南語學界注意的事實，「彙音妙悟」於白話音多所注明，「十五音」更以紅、黑字分開文白音。不過直到最近以前，語言學界並沒有分清閩南語的讀音與語音系統，楊秀芳的博士論文清楚的釐清了讀音與語音系統之間的界限，使得讀音與語音的音系各自顯現了它們的特性來。只可惜她所參考的資料不夠完全，因此系統也不夠完整。

把讀音與語音兩個音系分清之後，我們就會發現，過去語言學家認為「閩南語超越切韻系統」

的觀點並不是完全正確的。閩南語的語音系統誠然不太合乎切韻系統，但讀音系統卻相當合乎切韻系統，並且全中國的漢語中也很少像閩南語的讀音這樣完整地保存切韻系統的原始結構。

過去，對於反切比較有研究的教書先生，只要掌握了幾個基本原則就可以切出正確的讀音來，其正確性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這種情形在其他方言，尤其是北方胡化較深的方言，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這一點正證明了閩南語讀音系統的保守性。

至於白話音，依清華大學副教授張光宇博士近年的研究，加以層次的分析，發現每一個層次都並未超出切韻，因此過去學者所謂「閩南語超出切韻」的印象，實際上是肇因於閩語言層次的複雜。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由於台語的讀音系統根本來自漢字的中古音，是先有文字才有讀音的，所以若問讀音系統有沒有「本字」簡直毫無意義。

我們所要推求的是口語中的語音系統，嚴格說來是白話層的一些詞素，到底相當於漢字中那一些字。這句話其實等於問，白話層的某一詞素，到底和古代漢語的那一個詞素具有語源上的關係。

三、「義借」不足為訓

一般人認為漢字是一種「表義文字」。這句話對於日本人來說，的確是相當恰當的，日本人對

於漢字完全把它當成表義文字來處理。所以一個漢字雖然有它的「音讀」，卻也同時可以給安上語音上毫無關係的「訓讀」。

閩南台灣也有相同的情形。比如吳瀛濤的「台灣諺語」就常用一些「訓讀」。茲舉數例如下：

抱子更飼爸，好子不免多——多（音擠）

……結婚生孩子，還奉養父親，這種好兒子，假如有一兩個就滿足了。

依常理判斷，這句諺語的發音應該是：

pho⁷kiāN²koh⁴tshi⁷pe⁷ ho²kiāN² m⁷bian²tse⁷.

這句諺語共十字，九個不同的字（「子」字二出），只有抱、飼、好、免四字是本字，其餘子(kiāN²)、更(koh⁴)、爸(pe⁷)、不(m⁷)、多(tse⁷)五字都是只借其義而毫無聲韻關係的「訓讀」。

又如：

罔賺，纔贍貧——貧（音散），罔（遷就，不計較，不妨），賺（音趁）

……不計較多少而勤勞謀生，才不致窮苦。

這句話的發音是：

bong²than³, tsia³be⁷san³

全句五字中，用了一個俗字「贍」，罔可以算是假借，賺(than³)、纔(tsia³)、貧(san³)都是「訓讀」。

林金田的「台灣童謠」也有相同的情形：

雞啊雞，人要劓你了。

ke¹a⁰ke¹ lang⁵beh⁴thai⁵li²a⁰

七個不同的字，只有雞是漢字，劓是閩南字，啊是擬音詞不計，人(lang⁵)、要(beh⁴)、你(li²)、了(·a)四字都是「訓用字」。

又如：

目蝨要嫁蛟蚤甴。

bak⁸sat⁴be⁴ke³ka¹tsau²ang¹

只有蝨、嫁、蚤是本字，其餘「目」（當作木）、「甴」（當作翁）、「蛟」都是錯字（本字未明）。這三个字就其使用上言，可以算是假借字。

由於這類書大量使用訓用字、假借字，甚至一些詞彙本來已有流行寫法的字也都用錯，使得作者編纂的心血不得不大打折扣。

台語的讀音與語音雖可以比做日語的音讀和訓讀，但日本的訓讀和漢語原來就沒有語源上的關係，台語的白讀雖和文讀可以自成兩個以上的音韻系統，卻都是漢語，因此絕大多數的字都可以找到它們的本字。我們在記述民俗文學時，如果要使用漢字的話，當然以俗用字為優先，但如俗字並未標準化，應當在本字上多下功夫，能夠找到可靠的漢字便儘量使用本字。找不到漢字的

才採用其他變通的辦法，比如假借，或拼音字。至於「訓用字」則儘量少用。

四、閩南語漢字考證簡史

閩南語白話層詞素正字的考證當始於一八〇〇年泉州黃謙著「彙音妙悟」。黃謙在自序中說：「有音有字者固不憚搜羅，即有音無字者亦以土音俗解增入，爲末學計也，高明之士固無藉資於是。」

此處所謂「有音有字」指文讀音而言，「土音俗解」即指白話音，皆一一考其本字。至於本字無法考證的便用同義漢字填入。

其後，一八一八年謝秀嵐據漳州音著「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一八二〇年壺麓山人著「增補彙音」，亦本此宗旨。後者在序上說：

「……至於解釋雖間用方言，而字畫必確遵字典，斯又見海濱自有鄒魯，而日隆書文必至大同也。」

所謂「字畫必確遵字典」，就是說白話詞素必找出音義可以相對應的漢字本字。「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一書中以紅字表文讀音，以黑字表白話音。

這兩本閩南韻書對於民俗文學的記述有相當的貢獻，閩南台灣的舊式歌本大半採用這兩本韻書所選用的漢字，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不過，他們的聲韻學知識畢竟有限，錯誤在所難免，再說閩南語確實有許多實際上找不到正字的詞素，他們在無可如何之下，也不得不採用「訓用字」。如果連訓用字也找不到，則空一格，只加注解。

除此之外，編纂辭典的學者，在正字的考察上也不得不下點功夫，如日人杉房之助的「日台新辭典」（一九〇三），台灣總督府的「台日大辭典」（一九三〇），蔡培火的「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一九六九）等都是一些正字考察。比較嚴謹的當推近人村上嘉英的「現代閩南語辭典」（一九八一），他在不敢確定的讀字之後加一「？」號，可以避免誤導讀者。

梅山沈富進著「彙音寶鑑」（一九五四），所用韻屬台灣南部偏漳腔（梅山），於記述台灣方言音系頗有貢獻，這本書的體例沿襲「十五音」，對於本字考求雖沒有特殊見解，但因承襲「十五音」既有成就，對一般末學影響頗大。

台灣第一個用心於考證台語正字的當推連橫，連橫出身於日據時代，日據大部份時期，國民學校尚有台語漢文科，一九三七年漢文科廢除，只教日語，不教台語，在學校禁止學童說台語，其情形與今日相同。他記載當時的情況說：

「今之學童，七歲受書；天真未漓，咿唔初誦，而鄉校已禁其台語矣。今之青年，負笈東土，期求學問，十載勤勞而歸來，已忘其台語矣。今之搢紳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游官府，附勢趨權，趾高氣揚，自命時彥；而交際之間，已不屑復語台語矣。顏之推氏有言：『今時子弟，但能

操鮮卑語、彈琵琶以事貴人，無憂富貴」。噫！何其言之婉而戚也。」

所以他「既見台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遂成『台語考釋』」，即後來的「台灣語典」。所收辭彙一千餘辭，均求證於古籍。

他的結論是：

「余以治事之暇，細為研究，乃知台灣之語高尚典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

這本書很可惜因為沒有記音，也沒有例句，讀者很難真正了解他考證的字到底指謂台語中的那一個詞素，這一點比起前述的三本韻書或辭典來，參考價值就差多了。而且，雖然他說「台灣之語既出自中國，而有為中國今日所無者，苟非研求文字學、音韻學、方言學，則不得以得其真。」但實際上他在這方面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所以他的考求正字，也往往有穿鑿附會之處。

連橫以降，光復後出現了幾部專門考證台語正字的書。首先是孫洵侯的「台灣話考證」（一九六四），這本書只有七〇頁，所考字數只有十幾個，有些字考證得還不錯，只是所受訓練並不充份，考證尚不能稱為嚴謹，穿鑿附會者很多。

其次是亦玄的「台語溯源」（一九七七）。這本書的文章原載中國時報海外版，著者自稱「趣味性重於學術性」，穿鑿附會固然不少，不過由於廣徵博引，許多字考證得還不錯，比起孫洵侯似乎還高一籌。

同年，黃敬安出版「閩南話考證」，全書共二五七頁，從說文解字中找出一三〇個和閩南語詞素相當的字。他有自己設計的兩套標音符號，一套是以國音注音符號為基礎，一套以國際音標為基礎，加以改造。就成果而言，所考正字大致還不錯，不過就其方法而言，就有問題。首先他的符號是不成體系的，標音錯誤百出。此外他逐字拿閩南語和國語比較，但連個反切都沒有。考證正字比較各地鶴佬語（閩南、潮州、海南島）和古音才是最重要的，國語並不重要。當然他也和方言、古音比較，不過由於他在這方面的知識不完全，總是抓不到癢處。

一九八一年陳冠學先生發表「台語之古老與古典」一書。陳先生對古音學頗為了解，使他在語源學方面有高人一等的見解。不過由於他根本否定切韻系韻書乃至現代聲韻學，而又尚未建立起自己的體系，並且很可惜沒有把他的古音學知識充份運用到本字的考證上，所以我們也很難知道他認定的本字，到底有什麼聲韻上的根據。

不過由於他對古籍相當熟悉，加上稟賦很高，有許多見解非常具有啟發性，所以基本上說來，他的著作仍然是一部語源學上的重要參考書。

另外一個重要的語源考證家是高雄醫學院退休國文教授許成章先生。許教授從古文中旁徵博引，逐字找到閩南語詞素相當的正字，據說成書後字數高達一千萬字，可以稱為相當完整的語源字典。這本字典據說已接近完成，尚未出版，所以我們不敢妄下斷言。不過據筆者的了解，由於他對台語詞素有全面性的掌握，所下工夫也很深，所以即使在「本字」的考證上不夠嚴謹，在詞

逐字出版

有一空位

素的蒐集整理方面是很有貢獻的。

福建的字源考證比台灣早，比較有名的有一九一六年陳衍纂《福建方言志》一卷，一九三三年葉俊生《閩方言考》，一九二九年邱立著《閩南方言考》，一九三四年許篤仁著《閩語證詁》，一九四三年翁輝東《潮汕方言》……所使用的方法也都只限於古典的運用。

以上諸家有幾個特色：

一、除了連橫之外，對於閩南語或台語的音系表現出具有系統的了解，並有標音。

二、對於聲韻學都有一點基礎，但沒有一家有完整而系統性的聲韻解釋。

三、沒有一家對閩南語作過系統性的方言調查、比較研究。

四、對古籍相當熟悉。由於以古籍所載字義為主要根據，本文故稱之為「古典派」。

由於他們主要由古籍中找到字音和字義上跟閩南語的詞素接近的字便認為是閩南語這個詞素的本字，而沒有確實的聲韻學及方言學上的根據，使我們無法確定他們所考證的字是否本字。也就是說，即使他們所考證的確是本字，我們也無法肯定確是本字，如果錯了，我們也無法肯定的說確是錯了。所以有一種情形，就是兩個考證家在一起討論本字的時候，為了一個詞素的本字究係這個字還是那個字，鬧得不歡而散。這就牽涉到方法論的問題。

以上諸家在語源學上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但是誠如本文結論所提出的，「語源」和「正字」有層次的區別，如果從「正字」的觀點來看，上述諸家的方法顯然不夠嚴謹。

閩南語「正字」考證的科學化必須等到對於聲韻學和語言學有研究，並且對閩南語的方言做過調查分析的學者來參與。

第一個參與閩南語正字考證的語言學家是中央研究院的董同龢先生。董先生本人是國內外極富盛名的聲韻學家。他的「中國語音史」被所有台灣的大學中文系甚至大陸的中文系當作教科書。所以他以嚴格的聲韻學眼光來考證閩南語正字，是很自然的。中央研究院播遷來台之後，他曾做了十多種閩南語方言的調查，一九五九年發表了「四個閩南方言」，一九六七年又發表「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語」。對閩南語的方言學有極崇高的貢獻。所以他的考證正字，避免落入一般人只根據自己方言便逕自胡猜的毛病。

他的考證正字主要載於「四個閩南方言」裡「比較音韻的材料」一章的註釋中，積極性的考字不多，主要駁斥一般人的錯誤。比如：

「bak⁸tsiu¹ (眼睛) 的 tsiu¹ 本地韻書寫『調』字，其實這個字很可能是『珠』。『珠』字一般雖然音 tsu¹，可能是由讀書音而來。這是虞韻字，同韻的『樹』口語韻母就是 -iu。」(頁九七四)

「tshu³」一般以為是『厝』字，問題很多。從意義上說，字書早的以為『厝』是一種石頭，比較晚的講作『置』，都和『房子』不相干。從音上說，『厝』字屬暮韻，暮韻字的韻母在閩南變 o，或相當的 ou (按指潮州)，而不變 -iu。……那麼閩南語又是借自那些方言而又意思又

引申呢c。」(p.974)

「lang⁵」一般又以為就是「人」字，這是聲母和韻母都講不通的。「人」是日母真韻字，日母在廈門和晉江變l，可是在龍溪和揭陽不是l而是ds，真韻字在各方言不變in(ing／eng)就變-an(ang)，沒有在各處一律變-ang的。凡閩南韻母一律變-ang的，來源當在通攝和宕攝，那不會就是「人」字的。」(p.968)

「lai⁶」一般以為是「內」字，有兩點不合：(1)古音屬隊韻(-uəi)，而對韻字在閩南方言的韻母不是-iu便是-ue或-ə；(2)「內」是去聲，去聲次濁字在晉江和揭陽沒有變陽上的。現在訂為「裡」字，韻母上可以參看好幾個方言的sai²(使)，聲韻上可以參看各方言的「老」。「裡」和「使」同屬止韻，「裡」和「老」同是上聲次濁字。」(頁九六六)

「khia⁶站立，一般以為「企」字，音不合，意義也不恰當。廣韻紙韻：「倚」字訓「立」，音是「渠綺切」，正好。」(p.986) (以上標音方式國際音標改成羅馬字化以便於打字)

董先生在這本書中考證的字數不多，提出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多，給人一種不知如何是好
的焦慮。但是他給鶴佬語正字考證提示了重要的觀念，那就是不能光憑著音義上相近，就認定某
一個漢字就相當於閩南語中的某一個詞素。必須對聲韻學作系統的研究，整理出古音和今音的對
當關係。並且要對閩南語各方言作深入的比較研究。爲了這個目的，董先生在書末特別整理出「四
個方言的音系的比較」和「四個方言的音系和中古音系的比較」二章，把今音分合和今古音變的

關係作了提示。

董先生的缺憾是所蒐集的材料還不周全，只能說由點到面，還沒有做到體的掌握，這也許是所有學術上的開拓者所不能避免的吧。然而董先生把鶴佬語字源考證，由古典派的頓悟法帶到科學的歸納法，其劃時代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承襲董先生這個系統，把科學的本字考證法作進一步發揮的是交通大學的林金鈔教授。林教授是福建永春人，閩南語是他的母語，所以先天條件上就比董先生強。一九八〇年他發表了「閩南語探源」一書。據他在序上說，這篇論文是他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在中央研究院研究期間完成。當時所考本字共九百多條，後經「精審校理」，刪去不十分有把握的字，共選用三九七條付梓。

由於態度嚴謹，所以書中所考的本字很少不能同意的。董先生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多，林先生則兼解決問題。閩南語正字的考證至此更進一步了。

不過，董林兩位先生嚴謹的科學考據，所根據的仍然只到了中古韻書，尤其是廣韻，所以他們在決定正字時都緊抓住韻書不放，凡是現代閩南語不合韻書的，董先生往往認為「另有來源」，林先生則不敢收入書中。

和董林兩位先生根據切韻系韻書和方言比較以考證閩南話字源的福建學者尚有黃典誠、周長揖等傑出閩語學者，廈門大學出版「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可以說是他們研究的總成績。另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張振輿、張盛裕、陳章太諸先生，福建師大的李如龍教授、汕頭大學林倫倫敦

楊金芳
林金卿

授、泉州華僑大學的王建設講師，都對閩語科學的考證有傑出貢獻。美國華盛頓大學羅杰瑞教授（Jerry Norman）更廣泛運用古籍所載材料及洞泰語與閩語比較，對閩語語源考證作出更傑出的貢獻。閩南語科學的語源學至此已完全確立。

這一派的共通點是相當執著於切韻系韻書，將之視為聖經一般。故本文名之曰「切韻派」。

但據筆者的研究，閩南語白話音系，特別是開合等第和中古韻書並不一致，相反的地方所在多有。所以既然上古音系的擬測，在開合等第方面，仍以中古韻書、韻圖為根據，即使和擬定的上古音系比較，實際的意義和中古音比較差不多。

閩南語的詞素中，確實有許多聲韻上不合中古韻書，而事實上不得不認定必為某一漢字的情形。如果我們不突破中古韻書的限制，必定有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語言音變是「人」的行為，人的行為不能像物理現象的變化一樣有一個必然的因果關係。如果我們把物理學上的必然律運用到人文科學來，這個方法本身就不是科學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以「換等移韻」的補充方法來推求閩南語白話音的「準正字」。拙著《台灣禮俗語典》（一九八六）的字考便是這種方法和方言，語言比較法以考證閩南語字源或語源的實現。

五、本字或語源考證應有的幾個基本觀念

（一）閩南語不是純粹的漢語

這裡所謂的「漢語」指商周時代，還沒有受到「夷狄」重大影響的「諸夏語」或「雅聲」，及順著這個語言原型發展下來的語言，在文獻上有記載的部份。

我相信，任何語言學家都不敢說，現代漢語是純粹的「漢語」而沒有攙雜其他語言的成份。許多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自以為是漢語的，其實本來是「夷俗邪音」，非「雅音」也。比如：廣韻：「爹，羌人呼父也。」

正字通：「夷語稱老者曰八八或巴巴，後人因加父作爸。」

現代漢語，由台灣以至東北都有人稱父曰「爹」或「爸爸」（台語稱阿爹 a¹tia¹、阿爸 a¹pa¹）。口語如此，如果文獻上沒有記載這兩個字的來源，我們如何從先秦典籍上去附會 *tia* 或 *pa* 是上古的某一漢字？或說「爸」是「父」的音轉，又是如何轉法？

台灣話有一些字是外來語，如：

甲 *ka⁴* 地積名（約合一公頃），源自荷蘭語，相當於英語的 *acre*。

艋舺 *bang²ka⁴*，萬華古名，源自原住民語，本義是船，日據時代改為萬華(*banka*)。

ziang⁷ 猜拳（剪刀、石頭、布）（動詞），源自日語 *janken*。*janken* 行而閩南舊語 *sut⁸* 廢。

以上這些台灣化的外來語，我們如何從漢語文獻中找到正字？不懂日語的可能瞎猜 *ziang⁷* 就是漢字的「攘」，引廣韻「日漾切音讓」，又引孟子盡心：「馮婦攘臂下車」，說台語 *ziang⁷* 保存了古音古義，大作文章。或說「艋」字廣韻「莫杏切音猛」台語讀作 *bang²*「不合音變原則」，應改

讀 bing²。這顯然是很可笑的事。

台語如此，閩南語攙雜一些非漢語，當然是可能的。先秦時代從浙江以至福廣都是百越族所居。浙江自古爲中國人所統治，史記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居焉。」廣東至秦時才被中國人所統治，及秦滅，趙佗即自立爲「南越武王」。漢高祖十一年漢朝並遣陸賈立趙佗爲王。至高后時，甚至「以兵威邊，財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至漢武帝始滅爲九郡。至於福建及浙南，秦以前爲越王勾踐之後，「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所統治，及「秦并天下，（二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秦亡，無諸及搖以佐漢有功，「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溫州）。」

由此可見，漢初閩粵還是中國的殖民地，由少數「中國人」統治著多數的百越民族。這些百越民族一部份遷往現在的越南，留下來的被越來越多南徙的中國人所同化，成爲現在的吳人、閩人、粵人；在語言上也被具有優勢文化的漢語所同化，而成爲漢語的一支。

但是原始越語是不會完全絕滅的，總會留下一些痕跡，我想在現代吳語、閩語、粵語中一定也參雜一些百越遺音。以下茲舉一些閩語與越語詞彙作比較：

1. hia¹——整個閩語地區表示「彼」「那」意義，都用諸如 hi-(a), hu-(a) 爲聲母和介音的音節表示，有人以爲是「彼」字，韻母講得通，聲母就很難解釋，因爲「彼」是唇音字，唇音字

在閩語白話音中都保存重唇音 p, ph-, 沒有變為 f 或 h- 的，所以這個詞素一定另有來源。今越語「彼」謂 *kiə* 便可見和 *hia* 是同一語源。因 k- 和 h- 都屬喉音。

2. *kiə¹²*——閩南語「小孩」說 *kiə¹²* (漳) · *ka¹²* (泉)。俗字作「囧」，「囧」這個詞素是吳語、閩語的共通語，蘇州話謂「小干」，溫州謂 *keing²*，福州謂 *kiang²*，在漢語中找不到來源。越語「小孩」謂 *con*，可見這個詞素是百越遺音。

3. *thai⁵*——閩南語「殺」、「割」謂 *thai⁵*，和漢語「屠」字聲母上可以說得通，韻母則說不通，應該另有來源。越語「割」「切」謂之 *thai*。或以為即「治」字，音義亦可通。

以下只略舉數例，應當還有更多。除此之外，從稱謂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證明閩人在倫理觀念上還保留百越遺俗，比如閩南話稱孫、姪、甥都說「孫仔」*sun¹²*，在外地人聽來覺得很可笑。觀越南語，孫、姪、甥，正都稱為 *cháu*，雖然音異，也可見得古越人的倫理觀念之一斑。

這類「百越遺音」顯然也是找不到漢字的。
 至於後面的「囧」字，嚴格說來不能算是漢字。

(二) 白話層是許多漢語方言的混合

以上我們所謂「百越遺音」或由荷蘭語、山地語、日本語而來的「外來語」，在整個閩南語的詞彙中，其實佔著極微小的成份。漢代以後，中國人（古所謂中國指漢文化及使用漢語的中原地區，不一定和中國版圖相合）即陸續向南移民，尤其是五胡亂華之際，更是大舉南遷。這些移民的漢族到底有多少人口，和百越族的比例有多少，無法統計，但是其情況可能和閩南人移民台灣

的情況差不多。百越的民族和語言完全被漢族所同化，正如台灣的平埔族的民族和語言完全被漢族所同化一樣。所以閩粵方言應該屬於漢語之一支，而不是「南蠻缺舌之音」。

這些移民的成份，誠如林語堂在「閩粵方言之來源」一文中所說的：「中國人之來越不外三種原因：（一）由於官府之遷徙居民及謫戍兵卒；（二）由於商賈之自由遷徙；（三）由於避亂分散逃遁而來；其先來者為本地粵人，後來者由本地人稱客族。」

百越地區既然是漢族的新殖民地，它便應該有幾個語言上的特徵：

1. 原住民語言急速衰亡。
2. 由於移民社會主要為了謀生而來，缺少風雅文化，其語言主要靠口耳相傳，而不是透過文字。

3. 由於移民社會是由各地人口的混合，各種方言鄉音在這個新天地，融合成一個新的語言，而混亂了各方言原來的聲韻系統。

這一點在日本的北海道、中國的東北、台灣等新移民地區都可以找到實例。消滅了原住民語言，如平埔族語（第一項特徵）；台語新詞彙的白話音勢力勝過文讀音，讀音有漸漸消滅的趨勢（第二項特徵）；漳泉二腔互相融合，形成不漳不泉的「台灣話」（第三項特徵）。以及大陸各省份的移民在台灣形成一個類似北京話而又和北京不太一樣的「台北國語」（或通稱的「台灣標準語」）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閩南話的情況，相信必然也是幾個方言的融合。

誠如顏之推所說的，漢末以後「音韻錄出」。由於當時各方言的差異，陸法言加以整理，才作出了可以涵蓋古今南北聲韻的「切韻」，而給漢語語音史留下一個寶貴的文獻。但是我們當知道，切韻所整理的仍然只是讀書音而不是白話音。

閩南語的讀音系統和「切韻」系韻書是十分相合的，但是白話層卻幾乎無法以切韻系韻書來解釋，而顯得十分複雜。

丁邦新博士在「台灣語言源流」一書中說：

「閩南語韻母與中古音韻母的對當情形……，有好些地方非常複雜，例如中古同一韻攝同一等的韻母在閩南分爲好幾個韻母，有的可以從聲母看出其不同的條件，有的根本看不出來。所謂「讀書音」和「說話音」的問題也參雜在裡面，條例相當混亂。」(p.63)

我們只要舉幾個例子就可以明瞭這種情形。茲舉果攝一等開口的字爲例。

文讀音		解說		白讀	
拖	tho ¹			thua ¹	
他	thaN ¹	(i ¹)			
籬	lo ⁵			lua ⁵	
歌	ko ¹			ko ¹	
個	ko ³			ko ³	(如一個月的「個」)

ke³

鵝 阿 我

鵝	ngə ⁵	go ⁵ / gia ⁵
阿	o ¹	a ¹
我	ngə ²	gua ²

上面幾個字，不但在中古同韻，在上古音也是同韻部的（據考證，中古、上古的元音都是 a。即在閩南語中，讀音除了「他」之外，也都可以押韻的，何以在白話層中卻分成 -ua, -ia, -o，甚至 -e, -i 呢？（「他」讀為 i，尙待考證，故加括弧）

在英語中也有類似情形，比如 *bake, fare, bad, aye, bar, war, water, Cantab, balloon, sea, forward, bargain, board, boat* 等，一個 a 母音，可以讀成任何一種母音。但是大體說來，都跟輕重音、長短音以及鄰近的子音或母音發生關係。因各地方有不同修飾

可是閩南語的情形卻無法從音韻的自然變化的觀點去解釋。唯一可能的解釋，只有假定閩南語的白話層根本不是從一個「單一」的中國方言移植而來，而是許多方言經不同時代陸續混入的結果。

這種情形在台灣的「漳泉濫」(tsiang¹tsuan¹lan⁷漳泉音混合)也可以見到一斑。舉一個例來說，漳泉音重要差別之一，是中古魚虞韻，在漳州讀成 i，泉州讀成 u，到了廈門變成 u，系統上還是泉州腔。現在拿漳州、廈門和台灣的優勢音作一比較。

漳州

泉州

廈門

台灣

居	ki ¹	ki ¹	ku ¹	ki ¹
魚	hi ⁵	hi ⁵	hi ⁵	hi ⁵
薯	tsi ⁵	tsi ⁵	tsu ⁵	tsi ⁵
處	tshi ³	tshi ³	tshu ³	tshu ³
取	tshi ²	tshi ²	tshu ²	tshu ²
遇	gi ⁷	gi ⁷ / gu ⁷	gu ⁷	gu ⁷ / bu ⁷

從上例可知，這兩個韻在台灣優勢音差不多一半漳州音，一半廈門音。非優勢音的地區，或是偏漳或是偏泉，只是混合成分比例的不同，大部份都是「漳泉濫」。ㄣ 的區別和中古魚、虞韻的分別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廈門也有類似的情形，但沒有像台灣這樣混亂。

從台灣這個新移民社會，來回顧百越地區的老移民社會，我們就可以設想，在中原同韻而在閩南語分成若干韻的情形也必然是由於方言混合的結果所造成的。

如果我們想根據中古音嚴格的說，中古音的某一韻只能變成閩南語的某某韻，這種態度表面上雖然好像很嚴謹，事實上是不明白語言發展的規律。

(三) 方言比較

方言調查是一種共時研究。根據方言調查資料，就同源的方言作比較，找出其親屬關係，進而擬定其祖語形式，便是一種貫時研究。由此可知語源學的研究必須以方言調查的共時研究為基

礎。

閩南語是閩語的一支，閩語是漢語的一支。研究閩南語語源學，必得先對閩南語內部方言相當熟悉，然後再和閩語各方言、漢語各方言進行比較，找出各種方言的對應規律，古今漢語變遷的軌跡，才能確定現代閩語的某一詞素確實是由古代漢語某詞素變來，而那個詞素如果曾經創造過某個或某些漢字，則那個或那些漢字便可算是現代閩南語某個詞素的「字源」。如果不能確定方言間、古今音之間的同源關係，任何「字源」的討論都只是武斷而不是科學的研究。

上述各種比較，以閩南語方言間，及現代閩南語與切韻的比較最為重要、其次是和其他閩語方言、其他漢語方言、上古音，乃至共同漢藏語的比較。任何高層次的比較，必須以閩南方言間的比較為基礎，這個基礎工作沒有做好，就要跳到跟別的語言比較，那是很危險的。

現在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漢語內部方言之間的比較對漢語字源探討的重要性。

閩南語「人」謂之 $lang^5$ ，一般人以為即是「人」的白話音。但是語言學上所謂「文白異讀」，並非單指一個字形的兩種不同讀法，並且還意謂著兩種讀法來自同一個字源，因為方言分化，再重疊於一個方言，兩種讀法同時被一個方言所採用。因此「文白異讀」實際上是同一語源的漢字在某一方言的兩個漢語方言層的重疊。這兩個語言層因為同屬漢語方言，因而必然有一個整齊的對應關係。可是「人」的文讀 sin^5 與白讀 $lang^5$ 是一個孤立的文白對應，無法承認 sin^5 和 $lang^5$ 是同一字源。

「人」字廣韻在臻開三，同等韻的字，文白異讀是這樣的：

	文讀	白讀
閩	bin ⁵	ban ⁵
密	bit ⁸	bat ⁸ / ba ⁷
鱗	lin ⁵	lan ⁵
親	tshin ¹	tshan ¹
漆	tshik ⁴	tshat ⁴
趁	thin ³	than ³
陳	tin ⁵	tan ⁵
實	sit ⁸	tsat ⁸
身	sin ¹	sian ¹
吉	kit ⁴	kiat ⁴
栗	lik ⁸	lat ⁸
蝨	sik ⁴	sat ⁴
塵	tin ⁵	thun ⁵

上述的文白關係，最多的對應例是 in / it·an / at，其次是在齒音聲母之後的入聲文讀：

讀成ㄙˊ；「塵」字白讀變合口。這些對當關係都可以理解，唯獨「人」字的文白二讀 $zih^5 \cdot \cdot \cdot lang^5$ 無法解釋，而成孤例。

黃典誠因此撰成《閩語人字的本字》(方言一九八〇、四·三二二——三二三)認為閩語 $zih^5 lang^5$ 二音的文白對當關係無法成立，而斷定 $lang^5$ 的本字是「農」(與「膿」同音)。他舉的証據就是方言比較，以閩語系的福州、福安、莆田、廈門、潮州為例：

	福州	福安	莆田	廈門	潮州
篷 文	phung ⁵	phoung ⁵	phung ⁵	phung ⁵	phong ⁵
白	ph ϕ yn ⁵	ph ϕ ng ⁵	phang ⁵	phang ⁵	phang ⁵
冬 文	tung ¹	toung ¹	tn ¹ g ¹	tn ¹ g ¹	tong ¹
白	t ϕ yn ¹	t ϕ ng ¹	tang ¹	tang ¹	tang ¹
膿 文	nung ⁵	noung ⁵	nong ⁵	lon ⁵	long ⁵
白	n ϕ yn ⁵	n ϕ ng ⁵	nang ⁵	lang ⁵	lang ⁵
葱 文	tshung ¹	tshoung ¹	tshong ¹	tshong ¹	tshong
白	tsh ϕ yn ¹	tsh ϕ ng ¹	tshang ¹	tshang ¹	tshang ¹
公 文	kung ¹	koung ¹	kong ¹	kong ¹	kong ¹
白	k ϕ yn ¹	k ϕ ng ¹	kang ¹	kang ¹	kang ¹

紅	文	hung ⁵	houng ⁵	hang ⁵	hang ⁵	hong ⁵
白		phiŋg ⁵	phiŋg ⁵	ang ⁵	ang ⁵	ang ⁵

閩語「人」字的白讀 lang⁵ / nang⁵ 和通開一的這些字有整齊的對應，因之其「本字」也應該是在通開一，而不是臻開三的「人」字。黃典誠從古典中找到這個字：「農」。他引用莊子：讓王：「石戶之農。」成立英疏：「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今浙南一帶，仍有吳語稱人爲「農」者。而「農」字正好和上列「膿」字同音。

這個「農」字，後來加個人字旁，創個後起字：「儂」。林金鈔引六書故：「儂，吳人謂人儂，按即人聲之轉，甌人呼若能。」因而斷定 lang⁵ 的本字是「儂」（一九八〇閩南語探源八〇頁）。

這個考證，無論從現代方言比較，古今音比較，還有文獻記載，可以說是無懈可擊，因之筆者著《台灣禮俗語典》（第十篇）加以引用而確認。

又閩南語「浪費」謂之 phah⁴sg²，字多作「打損」。（「打」是訓讀字，本字應該是「扑」或「拍」）若作方言比較便知 sg² 的本字不是「損」，而可能是「爽」。

	泉州	漳州	客語
捐身體	sg ²	suio ²	sun ²

浪費 phah⁴sng² phah⁴sng² ta²sng²

凡漳泉音都讀¹ts²的，其本字必在宕開一、二或三等莊、知系，再參考客語是開口呼，則其字亦必在宕開一、二、三等莊、知系。

考廣韻：「爽：差也。疎兩切。」字在養韻，養韻字多半是三等，三等字應有個介音i。但在閩語和客語，宕開三凡知系、莊系的字都屬二等性格，沒有介音。茲舉閩南語白話層和客語為例：

	閩南語	客語
莊	tsng ¹	tsong ¹
牀	tshng ⁵	tshong ⁵
霜	sng ¹	song ¹
狀	tsng ⁷	tshong ³
爽	sng ²	song ²

由上述的方言比較可知，閩南語的「扑爽」、客語的「打爽」，本字必是爽失的「爽」，不會是「損」字。爽字在宕開三莊系，音韻對當無懈可擊，意義對應亦不差「爽」。故知「爽」為本字無疑。

以上不過略舉數端，以明方言比較在語源考證的重要性。漢語詞素的比較如此，非漢語的比較也應如此，如不能明瞭兩種語言或方言的對當關係，徒以音近的印象而論斷現代某詞素的本身是古代某字，或其他語言某詞，這是十分不可靠的武斷。

(四) 甲骨、金文資料的運用

如前所述，在秦勢力擴張到百越以前，福建已為越王勾踐的後裔閩越王無諸所統治，可見白話層移植閩南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戰國時代。至今已有二千三百年以上的歷史。

在這二千餘年的歷史中，閩人不斷的從南遷的漢人口中傳承了漢語中的口語成份，這口語成份自然有許多未曾造過字亦未記載於文獻中的詞素。而這一部份應該比當時中國流行的官話(雅聲)還更古老。如果我們不從比較古老的文獻如甲骨、金文，或民間的調查紀錄如楊雄方言去尋找，可能找不到根源。

舉個例來說：

閩南語「到」說 kau³，一般寫成「到」字。可是「到」字閩南語讀作 to³，無論聲母、韻母都不相合。我以為應是「各」字。王育德認為是「夠」字。

各，說文曰：「異詞也，从口父，父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意。」完全不知所云。「止之」和「各位」、「各處」的「各」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各」字上面的父是「反止」，止象足趾形；下面的口不是嘴巴的口，而是口(圍本字)，甲骨文中凡指「地方」、「土地」都從口，字形上和口相近

而時混，但甲編三九一六片的「各」字仍從口。從反止從口會意，就是到達的意思。

甲骨文中常見有「王其各于……伐……不遘雨？」（甲編六六三）之類的卜辭（甲編二五八九，拾三·一四，存二七五七，林一，一九，三……）。

「各于」這個詞在書經中被寫成「格于」。堯典：「格于上下。」傳：「至也」。又「舜格于文祖。」傳：「……『至』文祖廟告。」

「各」字在金文中又寫作「格」（師虎簠沈子簠），又作「格」（庚嬴）。說文「假，至也」，方言：「假，格：至也。」各異文都是後起的形聲字或假借字，其本字當作「各」。

「各」當「各位」、「各處」的「異詞」用，是假借字，台語同父異母謂「共父各母 kang⁷pe⁷ koh⁴bu²」，「各」讀作 koh⁴，即此異詞之「各」。又如「各樣」讀作 koh⁴iu⁷，是「異樣」的意思。

至於讀作 kau³也合乎音變原則，同韻字「落」又讀作 lau³，可見入聲字可以變成去聲。lau³或以爲是「漏」字，誤，「漏」音 lau⁷，lau⁷在台語中是滲漏之意，lau³和 lak⁴義近，都有落下之義。如 lau³thau⁵mo¹（落頭毛＝掉髮）又稱「lak 頭毛」，可見 lau³和 lak⁴都是「落」字。

可是如果沒有甲骨文、金文的文獻或「方言」的記錄，那麼，要說閩南語 kau³就是「各」或「格」或「假」字，切韻派的考證家一定不同意。因為「格」屬梗攝二等韻（廣韻：古伯切），依常例只能變爲 keh，而「假」只能變 ke³不能變爲 kau³。由此可見，閩南語所傳承的漢語有一部份是周代以前的方言，不是官話。這個方言，依陳冠學的說法是殷商遺音（可惜他沒有論證），從

上例看來，「各」字既然只用於甲骨文、金文（周代金文的製作技術亦是殷人所傳，金文字與今傳典籍不同），可證他的說法是可信的。切韻派所根據的切韻系韻書所記載的是北方周語言的音系，不一定能適用於殷商系語言。

（五）移等換韻

像這樣的差異如何解決呢？如果我們放棄切韻，那麼問題便沒有討論的根據。可是如果我們執著於切韻，則許多明明可以認定某字即閩南語某詞素的本字的，卻因為沒有切韻的根據，而無法解決。這裡我提出「移等換韻」的觀念。詳細的理論分析沒法在此討論，現在只有提出一些結論。

切韻系韻書，在宋代被整理為「韻鏡」。「韻鏡」將切韻的韻類依元音高低、介音性質，分為四等。可是這種分等在閩南語的白話層一部份可以認定為較早期的音中完全找不到根據。尤其是三等韻的字在閩南語白話層中，被讀同二等，甚至一等、四等。

就拿最具三等性格的止攝字來說吧。這個攝只有三等韻，現代北方各地方言，和閩南語讀音層都讀為²¹，可是在閩南語的白話層卻讀為-a, -e, -ai等。如…

支韻：

糜	muai ⁵ / mue ⁵ / be ⁵ / ba ⁵	紙	tsua ²
被	phue ⁷ / phe ⁷ / pha ⁷	奇	khia ¹ / kha ¹

知	tsai ¹		
脂韻：			
梨	lai ⁵	姊	tse ²
地	te ⁷ /tue ⁷ /tæ ⁷	私	sai ¹
眉	bai ⁵		
之韻：			
駛	sai ²	使	sai ²
事	tai ⁷		
微韻：			
機	ke ¹ /kui ¹	毅	ge ⁷
幾	ke	衣	e
祈	ge	稀	ke
廣州、止攝字唇音及喉音及來、泥母讀·ə·，其餘讀·i·。			
幾	kei ²	肌	kei ¹
祈	khei ⁵	器	hei ³

這一點，日本吳音的微韻字也有相同的情形，漢音則一律讀·i·。茲舉數例吳音如下：

都是低元音：

希	hei ¹ (微韻)	梨	lei ⁵ (脂韻)
騎	khei ⁵	己	kei ²
皮	phei ⁵	忌	kei ⁷
被	pei ⁷ (支韻)	狸	lei ⁵ (之韻)
最有興趣的莫過於越南的古漢語。漢語越讀(讀音)止攝字都讀爲ɿ，可是古漢語(語音)卻			
都是低元音：			
吏	lai	移	dei
時	thei	知	hai
起	khei (之韻)	寄	cei
地	dia	義	nghia (支韻)
眉	may	幾機	co (微韻)
利	lei (脂韻)		

此外，溫州、福州也有類似情形，茲不贅。

總而言之，從日本吳音、閩語、粵語，以至古漢越語的一條線，在止攝字的元音都不是現在中國大部份地區的-i，而是-ia, ai, ei, e，顯示這些語言保存了第五、六世紀以前南方的音，更可以上溯至楚、越、殷商。尤其是閩南語與古漢越語的ɿ，根本已經不屬於「止攝」而應該歸入「蟹

攝-ai] ㄣ。

我所謂「移等」乃是從理論上說，比如三等韻的字，在閩南語中白話層的一部份可以歸入古音同一韻部而中古音分爲一、二、四等韻的韻類中，這些不同等的字可以轉移。

比如上古音「之部」字，在中古音，一等在哈韻、灰韻，二等在皆韻，三等在之韻。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閩南語白話層屬於廣韻之韻的字，其原始閩語的韻母可以移至二等的皆韻呢？

還有一些廣韻屬蟹攝一等的字，在閩南語卻讀成三等。譬如閩語「灰」，閩東、閩南都讀 hu¹，閩語全部都讀 u¹ 韻的，只有尤韻（流三），如「牛」福州 nu⁵，閩南 u⁵。楊方合歎詩：「生爲併身物，死爲同棺灰，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儔。」「儔」字在尤韻，而尤韻正屬上古「之」部合口三等。

與此平行的是「龜」字。「龜」唐韻，居追切，在脂韻（止合三）。閩南語「烏龜」（老鴰）讀作 ɔ¹ kui¹，即屬蟹攝，但口語「龜」卻又讀 u¹，在閩語白話層亦屬尤韻。廣韻尤韻：「龜茲，西域國名，居求切音鳩。」

「龜」在上古屬「之部」，「之」部三等合口在廣韻歸「脂」韻（止合三），但在閩南語不得不移至屬「之」部開口的「尤」韻（流開三），這種現象和「灰」字在廣部雖屬「灰」韻（蟹合一），但在閩語卻不得不移至屬上古「之」部開口的「尤」韻。又如閩南語「知」字，文讀 tɕi¹，本廣韻陟離切，屬「支」韻（止開三），但白讀 tsai¹ 卻跑到「佳」

韻(蟹開二)去了。

與此平行的是「𦍋」字。「𦍋」字在廣韻支韻上聲紙韻(閩南語文讀 ti^6 白讀 $thua^6$)，又在蟹開二二的佳韻上聲「蟹」韻(閩南語文讀 $tsai^6$)，顯然廣韻止開三的「知」字在閩南語不得不移至蟹開二二的佳韻了。

事實上這種移等換韻，在廣韻中所在多有。廣韻中收有許多又音字，根本沒有意義上的區別。

比如廣韻「賄韻」(灰上聲)收有「燥」字，解釋說：「燥，南人呼火也。」正是閩南語的「火」

(果韻，戈上聲) 語音 hue^2 的「正字」了。這等於是說，廣韻把「火」由果韻換成賄韻；又如「𦍋」

(ti^6) 在支韻上聲紙韻，又見佳韻上聲蟹韻 $tsai^6$ ，廣均「龜」字在脂均的 ku^6 是北方音，而在尤

均的 ku^6 (閩南) 是南方音，意思都是「蟲多」。由上面的理論看來，這蟹韻的 $tsai^6$ 是南方音，

ku^6 是北方音；廣韻「龜」字在脂韻的 ku^6 是北方音，而在尤韻的 ku^6 (閩南) 是南方音。廣

韻很顯然的把南方音做了「移等換韻」。

再回頭看上述的「格」(二等)字。廣韻、集韻在藥韻中收有「格」字，音同「各」(一等)，

意思是「樹枝」，我看是南北音的不同，不一定有意義上的差異。又「各」字，清朝的「音韻闡微

注」云「今用歌赫切(音同格)」，可見北方音有將一等移為二等的現象。

閩南語一些無法根據切韻系韻書找到「正字」，而其實確有「本字」的詞素，很可能是南方音

系之遺，必須直接從古音學中去找根據。如此找到的本字，爲了與所謂「正字」相區別，本文姑

謂之「準正字」。

(六) 合音的問題

台語許多找不到「正字」或「準正字」的音，其實是一種合音。也就是說，兩個音節結合成一個音節。許多考證家不察，在古書中找到一些音義相近的字，附會說是台語某詞素的正字。比如 be^7 / bue^7 (不會) 這個詞就有許多說法。比如連橫說：

「昧 (be^7)，不能也。『說文』：昧，闇也；闇，愚也。愚則不能。」(《台灣語典》)

董同龢由方言比較知道這類說法的誤謬，他說：「 be^7 / bue^7 」一般以為是「未」字，實際不然。如果是，晉江和揭陽不會是陽上調，而且揭陽的韻母 $\cdot oi$ (boi^6) 更顯示這個字來自古代的蟹攝而不是止攝。各方言又分別有 ue^7 , ue^6 , e^7 , oi^6 ，是意義相反的肯定詞，大概就是「會」字，那麼這個字可以說是由 bo^5 (無) + oe^6 (會) …… 分別合成的。」(《四個閩南語》)

董先生認為 be^7 / bue^7 是合音，的確不錯，不過不是 bo^5 (無) 和 e^7 / ue^7 (會) 的合音，因為果然如此，漳州不會是 be^7 而是 bue^7 ，從下列可以看出是 m^7 (母) + $e^7 = \overset{be^7}{ue^7}$ (會) 的合音 ($m^7 + \overset{be^7}{ue^7} = m^7 + m^7 + ue^7 = bue^7$)。

又如 mai^3 (不要)，陳冠學先生認為是「微」字，引論語：「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為證 (「台語的古老與古典」)。

其實是 m^7 (母 (不)) + ai^3 (愛) 的合音。

ma² ai³ hi³ (母愛去)

有一次我碰到一位惠安人，曾在金門住過很久的，他說「(請) 不要(去)」是這麼說的：

(母愛) m²ai³和台語的 mai³意思完全相同，可證。

研究合音，必須要有方言或較早的語言記錄的文獻作根據，否則很容易陷於穿鑿附會。再舉現代台語流行甚廣的 phang³kiN³ / phang³kian³ (不見，遺失) 為例。

過去筆者曾以為 phang³是「放」 pang³的變音，因為「放」走就「不見」了嘛！可是有一次聽一位南投鹿谷鄉的朋友，卻說成·phah⁴m⁷kian³，我才恍然大悟，phang³=phah⁴+m⁷。至於「見」讀 kian³是讀音，kiN³是語音。「日台新辭典」即收有 phakm⁷kiN³ (字作「打不見」)「台日大辭典」亦收有此辭，但都不收 phang³kiN³一詞，可見 phang³kiN³的說法是很新的合音。它的正字應該是「扑母見」。

關於合音的問題，筆者在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第五章「聲調研究在語源學上的運用」中有詳細的討論，鄭良偉先生有專文“Sub-syllabic Morphemes in Taiwanese”作深刻討論，敬請參考。現在舉一些例子如下：

guan² (阮) = gua² (我) + n⁰ (← nang⁵儂)

lan² (咱) = la² (余) + n⁰ (儂)

lin² (恁) = li² (汝，女) + n⁰ (儂)

in¹ (因) = i¹ (伊) + n⁰ (儂)

sang² / siang² (誰) = siaN² (哈) + lang⁵ (儂, 人)

tsua⁵ (誰) = tsui⁵ (誰) + ua⁵ (何) =

tsia⁵ (誰) tsi⁷ (是) tsua⁵ (誰何)

ing²³ (晚上) = e⁷ (卜) + hng¹ (昏) (此字聲調超出八音之外)

tsang²³ (昨晚) = tsa⁷ (昨) + hng¹ (昏) (此字亦超出八音)

kham² (趕快) = kha³ (較) + me² (猛)

khan² (趕快) = kha³ (較) + kin² (緊)

(而口) = nia⁷ (但) + nia⁷ (但) (台語有 m'taN⁷ / m'na⁷ / m'nia⁷ (母但 || 不但, 不止)

故知「但但」可讀成 nia⁷nia⁷, 客語 thin⁷thin⁷, 亦但但之變音)

所有合音的聲調, 都和其合成成份本來的實際聲調有關, 其原則詳見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聲調研究在語源學上的運用例](一九八四)。

(七) 派生詞的問題

「六書」有所謂「轉注」。依漢·許慎的解釋是:「建類一首, 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但許慎的解釋和舉例不能令人一目瞭然, 所以引起後世學者的爭論。我們現在採取一種比較有意義的說法, 就是把「轉注」和「破音」、「引申」都視為意義的變化。如果一個詞素在字形上和聲韻上不作任何形式的改變, 但意義上有所引申則謂之「引申」, 如果意義上有所引申, 聲韻上亦有所

變化，但不另創新字表示，則謂之「破音」，如果不但聲韻上有所變化，並另創新字表示，則謂之「轉注」（參見筆者碩士論文「中國訓詁學之理論基礎」）。

比如「遠」字，本義是距離遙遠，引言為時間久遠，是為「引申」。引申為遠離，讀去聲，如「遠小人」，是為破音。又如「背」字本義是背部，引申為背後，音不變（pue³），是為「引申」，引申為背叛義，讀陽去聲（pue⁷），是為「破音」。引申為「背負」義，國語讀ㄅㄟ，字作「揹」，台語音 phaiN⁷，（字可以作「負」，或假「揹」為之），則謂之「轉注」。

還有「破音」和「轉注」的區別只是有沒有另創新字。語音既已變了，從語言學的觀點看來，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本文擬擺脫漢字的束縛，凡意義有所引申，語音有所變化，不論漢字有沒有形式上的變化都謂之「派生詞」。

「派生詞」自古以來都很盛行的，中國的漢字那麼多，康熙字典收有四萬餘字，多半是具有「派生詞」的意義。但由於漢字本身的笨拙性，一般人所能接受的不過三四千字。漢字的文字教育越盛行，相對的就會壓制詞素的「派生」，甚至反倒減少詞素，使得新語的產生不得不重疊漢字為之，複音詞日漸盛行，而單音詞日益衰滅。漢語遂變成一種累贅不堪而又僵化的語言，北方官話尤其如此。

但是閩南語，自古以來就是口口相傳。人們為了捕捉週遭環境所發生的事物，或是從舊有詞

素中派生新語，或是從擬聲詞中引申出新語，只有很少的部份是從戲曲中或是知識份子口中吸收一些來自讀音層或官話的新詞素。不過這一部份大多屬於記述風雅文化的文化語言，至於台灣在日據時期所吸收的新詞素大半屬於工業文化語言。這些新詞素，無論是自然派生的或外來的，都經過口傳，而從來不受文字限制。直到光復以後，國語教育發達起來，台語日漸沒落，詞素日漸減少，於是新台語乃越來越受到漢字的束縛，而日益僵化。

現在我們舉一些派生語及來自漢語的詞素，說明台語詞素如何豐富起來。

先談「空」字：

khang¹——khang¹khang¹ (空空)，引申為「腔」，如·tshui³khang¹ (喙空) (口腔)。

khang³——khang³te'a² (空地仔)

以上二詞素屬白話層。

khong¹——khong¹khi³ (空氣)

khong³——零。如·chit⁸pah⁴·khong³gc⁷ (一百空五) (一百零五)。

以上二詞素屬讀音層。

lang¹——lang¹lang¹ (空空) (稀疏)·khang (空)之音轉，引申為「腔」，如·koh⁴e⁷khang¹ (腋下腔) → kue⁴lang¹kha¹ (腋下腔腔) (腋下)。

lang³——lang³zit⁸ (←空日) (隔日)·lang³phang⁷ (↑空縫) (留空隙，引申為空暇)。

以上二詞素是同韻白話音的派生語，這類派生語是鐵定找不到漢字的。不明白派生的關係，胡亂在古籍中附會漢字，是很可笑的。比如有人說 lang¹ (疏) 是「槩」字，實在大可不必。其實 khang 派生 lang，自古有之，如「零」 ling⁵ (←古音 lang¹)，「另」 ling⁷ (←古音 lang³)，還有台語 lan¹ san¹，其實相當於「零星」、「闌珊」。

再舉「何」字為例，這個字現在用為疑問詞。但本義是「負荷」義，即「荷」的本字，上古字不從「可」聲而從戈，即「我」字。「何」即台語 gia⁵ (肩負) 之正字，現在分成疑問詞和負荷二義，看它如何派生新詞素：

gia⁵——荷也。gia⁵ ke⁵ (荷枷) (＝多個累贅)。這個詞素因和 giah⁸ (揭＝手舉) 變調相同，常常混淆，不可不知。引申為「舊病復發」，如：peN⁷ koh⁴ gia⁵ khi⁹ lai⁰ (病閣荷起來)。俗作「夯」。

ha⁵——攜也。如：ha⁵ pau¹ a² (荷包仔)。「攜帶」引申為繫，正如帶子的「帶」引申為攜帶的「帶」一樣。如：ha⁵ phue⁵ tga³ (荷皮帶) (繫皮帶)。俗作「緒」。

以上是「負荷」義的派生語。

gua⁷——幾也。如：tsap⁸ goa⁷ e⁵ (十何個) (十幾個)。字作「外」。

goa²³——此字超乎八音之外，是個高升調，變調同陽去 (goa)。如：goa²³ ni⁰ sui² (何爾婿)

(多漂亮？多麼漂亮！)，goa⁷ ho² (何好) (何等好！有什麼好？)

oa⁵——何也。如：bo⁵ tai⁵ qa⁵ (無奈何) (無聊)。zioh⁸ (若) ua⁵ (何) 合音為 zua⁷ → lua⁷，字作

「偌」、「賴」。

a⁷——何也。如·kui²a⁷e⁵ (幾何个) (好幾個)·a⁷u⁷ (何有) (哪有?)。字或作「曷」。

以上是「幾、何」義之派生語。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找到許多派生語，諸如：

tshiau⁵←tiau⁵ (調)，「調整」之義，如·tshiau⁵h³·tsia¹ (調予正) (弄整齊)。俗作「樵」。

tsiau⁵←tiau⁵ (調)，「整齊」之義，一般以為是「齊」字，韻母講不通。

le³←chhe³ (錯) (擦)，tshe³chit⁸khang¹ (錯一空) (擦破皮)，又可說 le³·le⁷ (鏟) 可能也是 chhe³ (錯) 的派生語，但來源很古，如 ki³le⁷ (鋸鏟) (錯刀)。

派生語的研究很容易讓學者發揮想像力而漫無限制。但是這樣一來就失去科學的態度。語源的考索雖可以把限制稍微放寬，不必像「正字」那樣一板一眼，但也不能信口開河。

比如有人說 tsip⁴ma² (——現在) 的正字是「馳驚」，我就不知有什麼根據。其實它不過是 chit⁴mai²(←pai²) (這一次) 的音轉，因為它的相對詞是 hit⁴mai²。而 hit⁴ma²顯然是 hit⁴mai²(←pai²) (那一次) 的音轉。

依此法考證所得的字，謂之「同源字」。

無論是「準正字」、「語源」的考證，其所需要具備的基本知識，我認為要比「正字」的考證更複雜，並不是那麼輕鬆的。

結論

利用聲韻學和方言學的知識，對閩南語詞素的語源作科學的考證，是今後鶴佬語語言學的正當方向。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閩南語的白話層承續的是和切韻系韻書所代表的北方系語言不太相同的南方系語言。它是少數百越遺音和殷商經楚越延續至南朝的南方系語言的混合。這個語言歷經二千餘年，自己又派生出許多新詞素。研究閩南語字源應注意如下原則：

一、切韻是漢語語音史上極重要的一部文獻，離開切韻便沒有討論的根據，研究字源應以切韻為基本依據，不能輕言放棄切韻。

二、閩南語內部方言或與其他漢語方言之間有相當規則的對應，由方言比較可以確定閩南語的古音，從而得知其與切韻之間的對應關係，以確證源自漢語的「正字」。

三、並不是所有字都可以找到「本字」的。百越遺音、合音、派生詞及來自台灣山地語、日本語、荷蘭語、英語等的外來語便沒有辦法找到漢字。因此語源的考索必須具備與閩南語或台語有接觸的語言之知識。

四、由於它保存了殷商遺音，它的語源可以上溯到諧聲時代以前，並且又是歷經不同的時代，由不同漢語方言混合而成的。所以除了聲韻學上的知識之外，文字學、訓詁學以及漢語方言學的知識也是應該具備的。但因方言混雜太厲害，有些詞素雖然沒有正字可尋，但卻可以找到語源關

係，不能因為正字難考便放棄語源的考索或認定為非漢語。在這一點上，古典派的態度雖嫌粗疏，由於他們大膽放棄聲韻學的重重束縛，反而能夠有突破性的見解。他們過去努力的成績仍然值得我們參考。

爲了分清切韻的與非切韻的分際，我想鶴佬語本字學的考證可以分成幾個層次：

一、正字：在聲韻學和訓詁學上完全講得通，而確實可以認定即鶴佬語某詞素的漢字。如我
gōa², 衫 saN¹, 破 phua³。

二、準正字：聲韻上不合傳統韻書所記載的音變常例，但聲韻相近，意義恰當，依「移等換韻」之法足以認定為某漢字音。如：知 tsai¹、何 gia⁵、辰 tsun⁷ (如：時辰 si⁵tsun⁷, 時候)。

三、同源字：完全無漢字可尋，但可以追尋其語源者。如：khiu⁷ (飯粒有彈性) 可能是「球」的同源詞素·tsun⁷ (扭轉，如 tsun⁷面布)、tsuaiN⁷ (扭轉，如 tsuaiN⁷斷) 可能是「轉」的同源詞素。

分清以上三個層次，就可以客觀而舒坦地作本字學的考證。正字和準正字必須合乎聲韻學和方言學的原理原則，同源字的考證則不妨大膽一點。

切韻派的考證家只做到「正字」的考證，顯然還須努力。古典派在同源字的考證上較有心得，但連無法在聲韻上作圓滿解釋的字也認定是「正字」，則未免粗疏。

餘論

最後，我們必須知道，語源學上的考證雖然可以使我們明白某某詞素的本字（「正字」「準正字」或「同源字」），但在實際運用於記述現代台語時，不一定有用。比如我們知道台語的 *kau³*（到）正字當作「各」，可是 *kau³ui¹*（到達某地）則決不能寫成「各位」，這時最好寫成「徭位」，以與借為「異詞」的「各」（*koh⁴*）分別。漢字這種假借字「鳩佔鵲巢」的事所在多有，不能太執著於漢字的「本字」。

其次是在太冷僻的字，也不適用。陳冠學先生認為台語 *tshit⁴tho⁵* / *thit⁴tho⁵* 的本字應是「逍遙」，我想如果就「同源字」的觀點來看，他的見解是很獨到的。但在記述上，就和「各」字的情形一樣，不實用。如果要追尋同源字，至少可以找到彳亍、躊躇、躊躇、踟躕、躑躅。其中「躊躇」今讀作 *tiu⁵tu⁵*，不能再用，其餘也顯然是不適用的。自古俗字作「𨔵𨔵」，已經頗為通行，我想還是從俗為便。

不過漢字作為記述工具，基本上是很笨拙而不方便的。只因為它負載著漫長的歷史文化，並且具有涵蓋方言差的優點，加上用成習慣，它確實有保存的價值。但漢字卻無法記所有的音，不論那種漢語方言，都不可能只使用漢字來記述語言。所以筆者曾設計了一套易學易記並且適用於漢語方言記述的方塊拼音字，叫「改良諺文」，筆者運用十幾年，覺得很方便。如果這套拼音字能

夠推廣，那麼正字和準正字可以儘量使用漢字，其餘可以「改良諺文」來填補。如此一來，便沒有寫不出來的字了。

關於「改良諺文」另文發表，現在就前述所引諺語，就實用的觀點略作考證如下，做為本文的結束。

前述的四个例句，可以改寫成如下：

抱囡閣飼父，好囡毋免儕。

罔趁，即袂散。

雞啊雞，儂卜創汝矣。

木蝨卜嫁蛟蚤翁。

以上改動的字，有：

囡 $kian^2$ ——這一詞只流行於吳語和閩語，集韻云：「囡，九件切音蹇，閩人呼兒曰囡。」原非漢語。越語有 con ，小孩之義。可見是百越遺音。但既創用此「囡」字流行。就當用「囡」，不當用「子」，否則「子孫」、「囡孫」無法分別。

閣 koh^4 ——語源難考，或說是「更」之陰陽對轉。陳冠學以為是革字，都很迂遠，我想可能是「各」字，「各」許慎云「異詞也」，今台語同父異母曰「共父 (pe^7) 各 (kok^4) 母」，又異樣曰「各樣」(koh^4iuN^7)，可見「各」有「異」義，引申為再、又義是可能的。姑從俗用同音假借。

母 m⁷——俗作「不」，但不字讀作 put⁴，「不免」put⁴bian²和「母免」m⁷bian²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不可混淆。「母」字讀音是 bu⁵，「母」古音與「梅」同音，梅語音作 m⁵，所以母讀作 m⁷聲韻上沒問題。至於聲調由第五聲變第七聲是通則。好比培 pue⁵→pue⁷，未曾 bi⁷tsing⁵→bue⁷tsing⁷一樣。考客語母 (m⁵) 正讀作第五聲(陽平)。戰國策「母敢侮余」，「母敢」正是台語 m⁷kaN²的正字。

濟 tse⁷——本字當作濟，詩曰：「濟濟多士」。濟多也。濟本讀 tse³，讀 tse⁷是陰去變陽去。或假「儕」爲之可以和「經濟」之「濟」分別。

趁 than³——本追趕之義，俗謂趁早 than³tsa²。引申爲逐利，故有趁錢 than³tsiN⁵之詞。亦玄的「台語溯源」有專文考證此字。此字多見於宋明小說中，如今古奇觀第十四卷「宋金郎團員破氈笠」：「『趁』得好些水脚銀兩。」「趁」是「賺」的意思。

即 tsia³——相當於「才」。俗作「即」，本字是「正」，今客語「正」chang³，潮州「正」tsiaN³都還有鼻音。

袂 be⁷——「母會」(m⁷e⁷) 的合音，俗作「儺」，亦可用。但筆者以爲與其創新字不如假借既成字較好。「袂」字南管、歌仔冊都如此用，當承用之。

散 san³——從語源上來考察，應是「賤」的同源詞素。但「賤人」既已讀作 tsian⁷zin⁵，賤是下賤之義，不可用。俗假「散」字爲之，亦可。

儂 lang⁵——俗作「人」，但人字音 nia⁵，韻母難解釋，或以爲農字，本農夫義（見莊子），引申爲人義，其後在農字加亻旁，作「儂」，使得閩語、吳語中的「人」有了正字。六書故：「吳人謂人曰儂」，又引申爲「人家」、「我」義，廣韻：「儂，我也」。

卜 beh⁴——福州俗字，閩南借用。福州語 puk 與卜同音。但若從聲韻上考察，當與「發」同源。姑從俗作「卜」。

thai⁵——從字源上考察可能是「夷」或「治」的特殊變音。但越南語殺謂 thai。台語中的「邵」更可能是百越遺音，當從俗作剖。

汝 li²——一般假國語「你」，但國語的你是「爾」的俗字，閩南語的 li²，同安腔讀作 lu²，泉腔讀 li²，與「女」同音不與「爾」同音。論語：「女安則爲之」，「女」即「汝」，作「汝」可免與男女的「女」混淆。

矣 a^x——此 a 當過去，或完成時態解，讀隨前變調輕聲。「矣」讀音 i²，語音 a^x比較難解，但從矣得聲的字如挨、埃都讀 a²，可能是失落 i 韻尾的結果，變成 a。也可能原來是 ia（之部字的正常變例，見前），失落 i 介音。

翁 ang——台語夫曰翁，猶今市井稱夫曰老公（源自廣東話）。翁、公同義，可以通用。俗作甦，錯字，甦是甦姨 ang¹ 字，女巫之義。

※本稿草成之後，承蒙吳守禮、林金鈔及鄭良偉三位教授指正，謹此致謝。

參考書目

1. 「彙音妙悟」 清·黃謙編，一八〇〇年，廈門會文堂藏本。
2.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清·謝秀嵐編，一八一八年，廈門會文堂藏本。
3. 「彙音寶鑑」 沈富進編，一九五四年個人出版。
4. 「廈門音新字典」 一九一三年甘爲霖 (Campbell) 編，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
5. 「日台新辭典」 一九〇三年杉房之助編，古亭書屋複印。
6. 「台日大辭典」 一九三一—三三年台灣總督府編，古亭書屋複印。
7. 「四个閩南方言」 董同龢著，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一九六〇年。
8. 「台灣語典」「雅言」 連橫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
9. 「台灣話考證」 孫洵侯著，一九六四年，台灣商務印書館。
10. 「台語溯源」 亦玄著，一九七七年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1. 「閩南語考證」 黃敬安著，一九七七年文史哲出版社。

(原載《台灣風物》三十八卷第一期，同時收入
一九八九文鶴《現代閩南語論文集》
一九八八、三、卅一。一九八九、九、十五修訂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最後訂稿)

12. 「台語之古老與古典」 陳冠學著，一九八一年個人出版，一九八四年高雄第一出版社再版。
13. 「閩南語探源」 林金鈔著，一九八〇年竹一出版社。
14. 「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 洪惟仁著，一九八四年自立晚報出版。
15. 「日本の漢語」 佐藤喜代治著，一九七九年，東京角川書店發行。
16. 「安南譯語考釋」 陳荆和著，文史哲學報第五期、第六期。
17. 「漢越語研究」 五力著，漢語史論文集。
18. 「中國音韻學研究」 高本漢著，趙元任、李方桂合譯，一九四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19. "Sub-Syllabic Morphemes in Taiwanese" Robert L. Cheng (鄭良偉)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3, No. 1.
20.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 一九八四年楊秀芳博士論文。

附：鄭良偉評論

洪先生這篇文章介紹過去幾位前輩對台灣話裡漢字語源研究，也討論語詞的漢字語源的研究方法。他特別聲明他「並不否認前輩們對語源學的貢獻……所有的進步都是在前人既有的成就上一步步地向前進，不可能一蹴可及的，我希望學界能夠在方法論上多討論。如果能夠取得共識，

那麼在各別的考證上才可以避免更多的爭論。」可見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放在方法論的討論，至於台語裡有多少漢字語源有問題，哪些個別的漢字已有定論，哪些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研究等問題，並非在主題之內。

到目前為止，有些台語特別詞的語源曾引起學者很多爭論。光「福佬話」的正字問題就花了很多作者和讀者的時間，仍無法有共識，王育德曾以「漢字的螞蟻地獄」來譏諷學者們的這種慘狀。洪先生希望在方法論上多討論，假如果真能避免爭論，應該會得到學者們和讀者們的共鳴。前輩的成果我們予以肯定，如有跟我們不同的地方，我們要追究不同的原因，這樣才能認識問題的所在。

有關考證語源的方法，本文討論切韻派和古典派的不同，增加我們對考證所有的文獻資料和立論根據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他在「正字或語源考證應有的幾個基本觀念」一節中所舉出一些民族語言演變史，對語源的考證方法當然也有密切的關係。

本文所談的語源的考證方法，跟現代台語的漢字選用法並不是一回事，這點洪先生能跳出聲韻學的傳統，指出語源考證的限制，實屬難得。他說：「我們須知道，語源學上的考證雖然可以使我們明白某詞素的『正字』或『同源字』，但在實際運用於記述現代台語時，不一定有用。」綜觀今日的台語漢字記述還未能達到高度的標準化，我認為主要原因之一是學者們太偏重語源的研究，常常忽略漢字跟現在台語詞彙的關係，有時甚至蔑視現代社會裡漢字的通用性。和現代人的

識字和用字心理，到現在為止還是很少有論著討論，現在台語裡漢字常用的需要幾個，尙未標準化的有幾個詞，一字多音的現象對閱讀、寫作心理引起什麼後果等等重要問題。

文中所提的台語語彙中有非漢語成份，白話層是不同時代移民的結果，白話層是多方言的混合，並且混合不止一次，這些觀點都應該影響我們對語源研究的方法，更影響我們決定標準漢字的方法。例如「昨」因過去不同時代不同語音的方言混合產生今日不同的發音，有文言音 chok^8 及白話音昨日（前天） $\text{choh}^8\text{jit}^0$ 的 choh^8 ，昨日或昨昏昨日（前幾天） $\text{chah}^8\text{jit}^8\text{-chah}^8\text{hng}^1\text{choh}^8\text{jit}^8$ 的 chah^8 。這些發音的本字都是「昨」字。可是 $\text{chah}^8\text{-jit}^8$ 和 $\text{choh}^8\text{-jit}^8$ 如同寫為「昨日」不止發音不同，意義也不同，將引起混亂，不能用同一字。

最後我要指出我跟洪先生的對「正字」一詞用法有點不同。對他而言，「在聲韻學和訓詁學上可以講得通，而確實可以認定即鶴佬語某詞素的漢字」的便是正字。根據他全文所用的正字似相當於一些學者所用的「本字」（也即原本的字）。我也用這個詞來指台語詞在古籍上來源確實的字。至於正字一詞，應因語音因時代而異。現代中文中「你」是正字，「汝、女、尔、爾」都是錯誤字。可是「尔、爾」卻是「你」的本字，「汝、女」即可能是洪先生所指的「同源字」。在現代台語裡大部份的詞的正字和錯字之別，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如「字、寫、好、兄」等詞）。只有少部分的詞的正字和錯字之間，沒有一定的共認的標準（如 kiaN^2 、 ho^7 、 ka^7 等詞）。對一個確認語言、文字隨著時間和文化而變的人，正誤應該取決於當前社會的標準，不應建立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

的語言或文字資料之上。這個觀念對唸過現代語言學的人，不應該很新鮮，但對一個聽慣全國的文字統一的人，可能不敢接受。可是我們如看現代中文和粵語裡的漢字用法的（如們、的等字）正確或錯誤，都是建立在現代人的用字法，而非建立在這些詞以前的寫法。

雖然上述的正字和本字有觀念的差異，只要了解差異的原因，不至於誤會洗先生的論文的重點。他提出古典派和切韻派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貢獻，不外是跳出聲韻學派研究方法，他承認俗字，也應算承認語彙的文字化是俗成約定的，不能由學者只根據古語古文來決定「正字」。我希望一般學者能了解研究漢字的方法，除了中國傳統的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以外，還有研究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係的符號學，研究認字、記字、寫字行為的心理語言學，研究各種社會文化背景的語文習慣的社會語言學，綜合各門學術方法，研究如何控制語文變化的語言計劃，這些都有幾套不同的方法來研究漢字的問題。

洪惟仁答

非常感謝鄭良偉博士對拙文的公正批評。我這篇文章寫成之後，很怕同道前輩對我誤解，鄭博士的這篇「讀後」可能替我作一些辯護。所以我很感謝。

不過關於正字的問題，鄭博士和我的見解不大相同，依拙見正字便是本字，但依鄭博士的意

見，所謂正字應當取決於「當前社會標準，不應建立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語言或文字資料之上」。這一點對於拼音字而言是恰當的，但對漢字而言，則不一定恰當。因為漢字的歷史已經超過三千年，絕大多數的漢字用法在漢代以前已經定型，後來繁衍出許多漢語方言，基本上都脫不出這一套已定型的文字之規範，因此我們討論所謂「正字」或「本字」時應當以這一套漢字為標準，所以除非已經派生出新詞，否則如果是後起的異體字，則文字學家稱之為「後起俗字」不能承認其為「正字」。當然後起俗字也有其價值，並不能一筆抹殺。然而亦不能說便是「正字」。這個觀念源於漢字之代表同一語源的特質，同源的字，除非音韻有所變化，就不能再創新字，再創的便是「俗字」而非正字。如用的不是同源的假借字，則謂之「錯字」。這個原則如不能遵守，任人以新造，則漢字世界將變得天下大亂，無法溝通。因此歷代對於文字都有一些規範的工作。

爾和你是同源字，但因為你和爾的音不同，創新字「你」，在北方文白大體一致的情形是可以承認其為正字的，「爾」「你」其實已分化為兩個詞素了嘛。但若台語也用「你」字則為錯字，因為從方言比較上，知道爾汝義有如下方音：漳、台灣， li^2 （同安、澎湖）， li^2 （泉州、鹿港、汐止、淡水）。依鶴佬語聲韻學，字當在中古遇攝三等開口，即女、汝字。現在有人寫成「你」，但你、爾在中古止攝三等，這等的鼻音字，無論漳、泉、同安（或廈門）都應讀 ni^2 ，不會有方言差，所以「你」字在北方話是正字，但用在南方的閩語系裡則是錯字。

雖然，「爾、尔、你」和「女、汝、若」在遠古時期有可能是同源，但至少在我們所知道的諧

聲時代以來，聲韻上已經分家，不能夠相通。

明末以來光復以前的四百年間，鶴佬語文學都用「汝」字，幾乎沒有用「你」字的。這是鶴佬人站在自己的立場所使用的合理漢字。光復以後，由於所謂「國語教育」代替了傳統的鶴佬語教育，許多人和傳統斷了根，因此改用「你」字，這個現象極普遍，依鄭博士的見解，所謂「正字」應「取決於當前社會的標準」，則「你」字就成了「正字」了。但筆者則認為這是錯誤的義借字，是「錯字」，不是「正字」。

還有，本文所謂「正字」指本字可靠的漢字，所謂「本字」一詞尚包括「準正字」、「同源字」，至於社會上通行的異體字謂之「俗字」。這是名稱的問題，稍微在此澄清，並非堅持「正字」或「本字」，反對「俗字」。寫字如左：『本字』與『俗字』。

「本字」與「俗字」究竟何所取捨，當取決於閩南語本身的音義系統，「本字」和「俗字」在記述現代台語對所發生的問題都是一樣的，不能有所偏重或偏廢。

鄭先生比較偏重「俗字」，筆者較偏重「本字」。這並非筆者比較「好古」，而是「本字」比較能夠涵蓋閩南語各方言的不同，也便於和其他漢語方言溝通。「俗字」若通行於所有古今閩南語自然可用，若只適用於現代的台灣就要慎重考慮。

我和鄭先生最大的不同大概是對於「俗字」的評價之輕重，就心理語言學的立場言，「俗字」不管合理（主要是合乎音義系統性）不合理，自然較合乎心理語言學要求，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

如果文字是合理的，在教育上、識字上都較方便。合理的文字約定之後，經民衆不斷使用，一旦用字習慣固定下來，合理的文字自然合乎心理語言的要求，不論它是本字還是俗字。當然這是站在長期計劃的立場立論，如果不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立論，那麼連音義系統性都不必考慮了。「俗字」不管合理不合理，都是第一要求。